

· 特邀稿 ·

# 鹽谷溫（1878-1962）的中國戲曲小說研究——兼 及東京大學早期的中國文學科

大木 康\*

## 摘 要

鹽谷溫先生（1878-1962），明治 11 年（1878）出生於漢學世家。學習院、第一高等學校畢業後，進入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学漢學科就讀，森槐南為其中國戲曲小說領域的啟蒙先生。1906 年，28 歲的鹽谷溫開始擔任東京帝國大學副教授。同年留學德國，有感於歐洲戲曲小說於學術研究的崇高地位，遂決意以研究中國戲曲小說為畢生職志。1909~1912 年於中國遊歷，師從湖南長沙葉德輝先生研讀《西廂記》、《琵琶記》等戲曲名作。返國後，於 1919 年出版《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這是依詩、散文、戲曲、小說等文學體裁為類所編寫的第一部文學概論，在中國有多種譯本。此外，先生又以發現《全相平話》和《三言》的白話小說價值為其重要建樹。鹽谷溫任職東京大學教席期間，培育了後繼英才；名作家芥川龍之介、川端康成亦曾於鹽谷教授課堂認真聆講。本文爬梳鹽谷溫之出身、啟蒙、遊歷、師承及相關著作，廓描明治末至昭和初年其領導東京帝國大學中國俗文學研究之概況，掘探這位對中國戲曲小說研究深具影響力的日本漢學先鋒。

**關鍵詞：**鹽谷溫、東京帝國大學、森槐南、葉德輝、《西廂記》、〈三言〉

---

\* 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

## 一、前言

東京大學創校是明治 10 年（1877）。此時已有「和漢文學科」。明治 18 年（1885）「和漢文學科」分成「和文學科」和「漢文學科」。而當時的「漢文學科」可謂包含文·史·哲三科。明治 43 年（1910），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制度有了大變革，成立了哲學科、史學科、文學科等 3 個學科 19 個專修學科，詳細如下：

- ◇哲學科：哲學、支那哲學、印度哲學、心理學、倫理學、宗教學、美學、教育學、社會學
- ◇史學科：國史學、東洋史學、西洋史學
- ◇文學科：國文學、支那文學、梵文學、英吉利文學、獨逸文學、佛蘭西文學、言語學

此時，「漢文學科」分成哲學科中的「支那哲學」和文學科中的「支那文學」。現在東京大學的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是直接繼承 1910 年成立的支那文學研究室。中國傳統的學術不一定分西方近代學術意義上的文、史、哲三科。難以想像經學的專家不讀《史記》《漢書》，文學的專家不讀〈五經〉〈四書〉。不過，近代日本以及近代中國的大學制度下，長期分為哲學·史學·文學三學科而進行研究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科的歷史中，奠定近代意義的「文學」研究基礎的人物就是鹽谷溫（1878—1962）。本文將以鹽谷溫為中心略述早期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的歷史。<sup>1</sup>

鹽谷溫可以說是我的高祖師，即我的老師的老師的老師。以現在的眼光評價鹽谷溫，其學術上的功勞是對中國戲曲小說研究，並給予它應有的價值和地位。元雜劇、明傳奇等戲曲以及《三國志演義》《水滸傳》〈三言〉等白話小說現今已是中國文學研究的對象，但這些作品在江戶時代不會成為在當時國立大學的昌平坂學問所或各個藩所設立的漢學學校——藩校的授課內容。明治以後，東京大學成立後的漢學科也長久沒有人講授中國戲曲小說，一直到鹽谷溫才開始研究中國戲曲小說並在大學的講壇授課。他的研究成果亦影響到還是沒有將戲曲小說作為學術研究對象的中國學術界。出生在傳統漢學名家的鹽谷溫如何投身於俗文學的研究呢？

<sup>1</sup> [日]〈中國哲學〉、〈中國語中國文學〉，《東京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一》第二編文學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6）。

## 二、鹽谷溫的出身

鹽谷溫先生出生在一個書香門第，世代漢學家的家庭。他的祖父的哥哥，鹽谷宕陰（1809-1867）是江戶幕府的大學，昌平坂學問所的教授。後來東京大學漢學科的教授島田重禮（1838-1898）是他的學生。他的祖父，鹽谷箕山（1812-1874）也是漢學家，當過江戶幕府的儒官，甲府徽典館督學。他的父親，鹽谷青山（1855-1925）是第一高等學校的漢文教授。當時的高等學校很難考。帝國大學的學生名額和全國幾所高等學校的學生名額是差不多的。因此，考上高等學校的學生，幾乎都可以進大學。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是全國最難考的學校。因為高等學校是以英文、德文、法文等西方語言為中心的一種通識教育的學校，所以學生都要學所有的學科。漢文在當時是很重要的學科。因此，高等學校畢業後上大學，活躍於社會上的人們都上過青山先生的漢文課。後來鹽谷溫出遊歐洲、美國，那時擔任外交官的青山先生的學生們都曾幫助過他。<sup>2</sup>後來鹽谷溫的接班人，倉石武四郎先生在第一高等學校讀書的時候，也上過青山先生的漢文課。<sup>3</sup>

鹽谷家是漢學世家。鹽谷宕陰所撰的《大統歌》頗出名。《大統歌》是以《千字文》的形式列述日本歷代天皇事蹟的書。以四字句構成，便於記憶。後來鹽谷溫作了《大統歌新釋》。鹽谷家原來的家學可謂是史學。

鹽谷溫先生的簡歷如下。<sup>4</sup>

- 1878（明治 11） 出生
- 1896（明治 29） 學習院畢業
- 1896（明治 29） 第一高等學校入學
- 1902（明治 35）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漢學科畢業
- 1905（明治 38） 學習院教授
- 1906（明治 39） 東京帝國大學文科大學助教授
- 1906（明治 39） 德國·清國留學
- 1912（大正元） 歸國
- 1919（大正 9） 文學博士
- 1919（大正 9）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sup>2</sup> [日] 鹽谷溫：《王道は東より》（東京：弘道館，1934）。

<sup>3</sup> [日] 三木清：〈讀書遍歷〉，《讀書と人生》（新潮文庫，1974），頁 30-31。該文中亦提到三木清、倉石武四郎等參加過鹽谷溫的《資治通鑑》讀書會。

<sup>4</sup> 根據〈鹽谷節山先生年譜〉，《東京支那學報》第 9 號（1963），頁 1-3。

1939（昭和 14） 退休

1962（昭和 37） 逝世

鹽谷溫先生 1878 年於東京出生。考上了學習院，學習院是皇家的學校，學生都是皇家或貴族公子。在學習院，他和白樺派的作家有島武郎（1878-1923）是同班同學。<sup>5</sup>學習院畢業後考取了第一高等學校，可謂是當時的精英中的精英。第一高等學校現在成為東京大學的教養學部。東大有兩所校區，一個在本鄉，一個在駒場。駒場的校區是以前的第一高等學校。戰後，東京帝國大學和第一高等學校合併而成立了現在的東京大學。東大所有的學生一二年級的時候都在駒場上課，三四年級的時候在各個專業的學部（多是在本鄉校區）上課，這基本上承繼第一高等學校和東京帝國大學的關係。鹽谷溫的時代第一高等學校位於本鄉，現在的東大農學院的地方，後來才搬到駒場去。

鹽谷溫一高畢業後進入帝國大學，選擇漢學科應是由於他的家學。畢業後考上了大學院。在大學院讀了幾年書後當了自己的母校學習院的教授。鹽谷溫晚年出了一本他的自傳性質的書——《天馬行空》，那本書的序是有名的小說家武者小路實篤（1885-1976）寫的。武者小路曾在學習院上鹽谷先生的課。他是日本近代文學中白樺派的作家之一，白樺派作家都是學習院出身的名門子弟。從交友上來看，鹽谷先生可說人緣相當好。

### 三、森槐南

鹽谷先生在中國文學研究上的主要貢獻還是戲曲小說的研究。戲曲小說在當時是一個很新的研究對象、新的研究領域。鹽谷先生說：

關於中國戲曲，與我啟蒙的是森槐南先生，而玉成研究是葉德輝先生和王國維君。<sup>6</sup>

鹽谷先生對中國戲曲感到興趣的一個契機是，他在帝國大學的學生時代上過森槐南的課。森槐南（1863—1911）是明治初年很著名的漢詩人，森春濤（1819—1889）的兒子。漢詩就是中國古典詩。森春濤受到清代中後期陳文述、張問陶一派浪漫詩風的影響，當時他的詩作相當流行。漢詩的浪漫詩風後來影響到島崎藤村等日文新詩的浪漫詩風。<sup>7</sup>森槐南可謂是

<sup>5</sup> [日] 鹽谷溫：〈有島武郎〉，《天馬行空》（東京：日本加除出版，1956），頁 118-120。

<sup>6</sup> [日] 鹽谷溫：〈葉德輝先生〉，《天馬行空》，同前註，頁 91。

<sup>7</sup> 關於 [日] 森春濤，入谷仙介：〈春と憂愁 森春濤〉，《近代文學としての明治漢詩》（東京：研文出版，

一種天才，作詩，作詞，甚至寫了中文的戲曲。其《補春天傳奇》則是陳文述追悼馮小青而修建小青墓的故事。王韜、黃遵憲曾為此撰詩文。<sup>8</sup>他從 1899 年至 1909 年在帝國大學以講師的身份講課。當時鹽谷溫也上了他的課。鹽谷溫曾說：「上了森槐南的唐詩、元曲、西廂記、漢唐小說的課。」鹽谷先生一輩子喜歡《西廂記》，將《西廂記》多次翻譯成日文問世。他對這些作品的喜好應是上森槐南的課的時候開始的。森槐南除了教書，還是當時的政府官員，和日本的首任首相伊藤博文親近。伊藤博文也喜歡作漢詩，森槐南是伊藤的作詩方面的老師。伊藤博文於 1909 年在哈爾濱火車站被朝鮮的安重根暗殺。森槐南在那時候跟隨伊藤在哈爾濱站，他中了安重根的流彈而受傷，兩年後去世。<sup>9</sup>

森槐南有一本書叫《作詩法講話》（文會堂，1911 年），是他去世後他的學生整理的在帝大講課的筆記。我們由此大致可以知道森槐南在帝大上課的內容。此書共六章：

### 第一章 平仄之原理

### 第二章 古詩之音節

### 第三章 唐韻之區劃

### 第四章 詩、詞之別

### 第五章 詞、曲並雜劇、傳奇

### 第六章 小說概要

第五章的〈詞、曲並雜劇、傳奇〉先介紹雜劇和傳奇的形式、體裁，然後介紹代表作的情節，最後舉《西廂記》和《琵琶記》作為文例。第六章的小說部分按時代介紹《山海經》《穆天子傳》《漢書·藝文志》《漢武內傳》《飛燕外傳》《搜神記》《世說新語》、唐代傳奇、《夷堅志》《剪燈新話》《聊齋志異》等文言小說，然後介紹「諷詞小說」（白話小說）如《三國志演義》《水滸傳》《紅樓夢》等。基本上是大學的講壇講課的筆記。例如介紹《飛燕外傳》時，講到《飛燕外傳》對《源氏物語》的影響等，十分博學活潑的議論，現在看來也有很多可掬的內容。1911 年刊行的《作詩法講話》比王國維 1913 年的《宋元戲曲史》早兩年。

2006），頁 1-17。〔日〕日野俊彥《森春濤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3）。

<sup>8</sup> 王人恩：〈《補春天》傳奇新考〉，《文學遺產》第 6 期（1996），頁 100-101。張伯偉：〈關於《補春天》傳奇的作者及其內容〉，《文學遺產》第 4 期（1997），頁 109-111。左鵬軍：〈日本戲曲家森槐南傳奇二種考論〉，《文學遺產》第 5 期（2013），頁 93-99。王學玲：〈香奩情種與絕句一家——陳文述及其作品在日本明治時期的接受與演繹〉，《東華漢學》第 15 期（2012），頁 213-248。

<sup>9</sup> 關於〔日〕森槐南，八谷仙介：〈表現者の極北 森槐南〉，《近代文學としての明治漢詩》，同註 7，頁 19-52。〔日〕溝部良惠：〈森槐南の中國小説史研究について 唐代以前を中心に〉，《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中國研究》第 1 號（2008），頁 33-67。全婉澄：〈從森槐南到狩野直喜、鹽谷溫的中國戲曲研究〉，《中央戲劇學院學報 戲劇》總第 160 期（2015），頁 57-67。

## 四、留學德國

鹽谷溫 1906 年當了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助教授。助教授是副教授。他上任帝國大學助教授的那一年，學校派遣他去國外留學。他先去德國，然後到中國，一共在國外留學五年半的時間。這是現在想像不到的待遇。當時日本的帝國大學是引進先進國家的學術文化的機關。因為政府或大學期待年輕老師在國外學習先進的學術成果，所以政府不吝給他們充分的經費到國外，主要是到歐美去留學。鹽谷先生在留學中長期逗留的地方如下：

◇明治 39 年（1906）～明治 42 年（1909）

德國 慕尼黑大學

德國 萊比錫大學

◇明治 42 年（1909）～明治 43 年（1910）

清国 北京

◇明治 43 年（1910）～大正元年（1912）

清国 長沙（湖南）

鹽谷先生原來計劃留學四年，可是後來他申請延長，結果五年半在國外。他 1912 年的回國也是因為辛亥革命而提早回國。<sup>10</sup>

鹽谷溫開始研究戲曲小說，也受到狩野直喜（1868-1947）的勸誘。在前往德國之前，鹽谷溫拜訪狩野先生。<sup>11</sup>狩野在京都帝國大學從明治 43 年（1910）開始每年講讀《漢宮秋》《竇娥冤》等元雜劇作品。大正 5 年（1916）講授《支那小說史》，大正 6 年（1917）講授《支那戲曲史》。可惜的是這些講義在當時並沒有問世。把當時的講稿整理成《支那小說戲曲史》則 1992 年纔出版。<sup>12</sup>

鹽谷溫到德國後，一年在慕尼黑大學學德文。然後去萊比錫。他留學的萊比錫在德國東部，萊比錫大學接受過諸多日本留學生，如森鷗外、井上哲次郎等。帝國大學文科大學的教授中，上田萬年（國語學，1891-1893 滯在）、服部宇之吉（中國哲學，1901-1902 滯在）等，留學萊比錫大學的教授不少。大概由於如此關係，鹽谷溫選擇了萊比錫大學。在萊比錫大學鹽谷溫跟孔好古（August Conrady）教授學習。孔教授上《老子》《禮記》或中文語

<sup>10</sup> 關於鹽谷溫的留學，譚皓：〈日本留學生鹽谷溫來華留學考略〉，《日語學習與研究》總第 201 期（2019），頁 49-55。

<sup>11</sup> 〔日〕鹽谷溫：〈西廂記考〉，《東亞研究》第 2 卷第 11 號（1912），頁 26。

<sup>12</sup> 〔日〕青木正兒：〈狩野君山先生と元曲と私〉，《青木正兒全集》（春秋社，1970），第 7 卷，頁 337-341。

法、中國文學等課。鹽谷溫稱讚孔教授講授《楚辭·天問》時，談到中國神話和印度、希臘神話的關係。另外，他聽孔教授的西藏文課。<sup>13</sup>後來，指導林語堂寫博士論文的就是這位孔好古教授。

和鹽谷溫同時在萊比錫的學者有深田康算（美學，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07-1908 滯在）、新村出（語言學，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08 滯在）、桑木巖翼（哲學，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08-1909 滯在）等。<sup>14</sup>和鹽谷溫同時期領導帝國大學的支那哲學科的宇野哲人（1875-1974）也同時在德國的慕尼黑大學留學（1908-1910 滯在），而在彼地互相來往。在留學德國期間，鹽谷溫拜訪英國劍橋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在大英圖書館和年輕的胡適（1891-1962）一起看書。<sup>15</sup>

鹽谷先生說：

上了森槐南先生的《西廂記》課而領受了元曲的啟蒙。留學德國時，讀了英國的翟理斯（Herbert A. Giles）和德國葛祿博（Wilhelm Grube）的中國文學史知道西方學者的研究重視戲曲小說。留學北京時，學習中文，移到長沙師從葉德輝先生，學了元曲，《西廂記》和《琵琶記》，明曲《牡丹亭》和《燕子箋》，清曲《長生殿》和《桃花扇》，參考王國維君的《曲錄》和《宋元戲曲史》完成了學位論文《元曲之研究》。<sup>16</sup>

我們在此看看 Giles 的中國文學史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1901）的有關部分：

◇Book The Six： The Mongol Dynasty

II The Drama

III The Novel

（羅貫中、施耐庵、《西遊記》等）

◇Book The Seven： The Ming Dynasty

II Novel and Plays

（《列國傳》《鏡花緣》《平山冷燕》等）

◇Book The Eight： The Manchu Dynasty

◇I The“Liao Chai” The“Hung Lou Mêng”

<sup>13</sup> [日] 鹽谷溫：〈遊學漫言〉，《東亞研究》第2卷第11號（1912），頁68-75。

<sup>14</sup> [日] 松尾展成：〈ザクセンにおける日本人（2）〉《岡山大學經濟學會雜誌》第30卷第1期（1988），頁183-200。

<sup>15</sup> [日] 鹽谷溫：〈ジヤイルス教授〉，《天馬行空》，同註5，頁101-104。

<sup>16</sup> [日] 鹽谷溫：〈葉德輝先生〉，《天馬行空》，同前註，頁91。

（《聊齋志異》《紅樓夢》）

如此，確實戲曲小說占了不少的篇幅。通過森槐南的授課開眼於戲曲小說的鹽谷溫留學歐洲，看到歐洲當時的文學情況，讀了西方學者所寫的中國文學史，而堅信了中國的戲曲小說絕不是該被輕視的文學，而是男子畢生的研究對象。然而在當時日本的大學或漢學界的情況，鹽谷溫面臨的是對如此新的研究領域的抵抗。鹽谷溫從留學回國，積極在大學講授中國戲曲小說的時候，受到當時的主任教授星野恆（號豐城。也是鹽谷宏陰的學生）的斥責。鹽谷溫寫道：

我蒙受中國文學研究的官命而留學。留學中研究中國文學中未開之地的戲曲小說而回國。回國後，站在大學講壇，將開新生面。那時叫星野先生挨了一頓責罵。星野先生說：「不繼承傳家之業，放棄唐宋八家而走向金聖歎，是怎麼回事？」在長沙，王先謙先生也講過同樣的意見。對老儒先生們而言，戲曲小說絕對不可能作為被認可的文學。漢學科的時代，講授《唐宋八家文》或《唐詩選》就夠了，但為了對抗英文學、德文學，支那文學講座的我們也需要拿來莎士比亞、歌德、希勒以上的作品。舊態依然的漢文學就不行，因此，我將漢文、唐詩、宋詞、元曲至明清小說的中國文學都在課堂上講授。<sup>17</sup>

在此他強調「中國文學中未開之地的戲曲小說」。鹽谷溫認為：「漢學科的時代，講授《唐宋八家文》或《唐詩選》就夠了，但為了對抗英文學、德文學，支那文學講座的我們也需要拿來莎士比亞、歌德、希勒以上的作品。舊態依然的漢文學就不行，因此，我將漢文、唐詩、宋詞、元曲至明清小說的中國文學都在課堂上講授。」這想法正對應 1910 年制度改革的想法，即跟英文學、德文學等外國文學並駕齊驅的中國文學。鹽谷溫留學歐洲，通過西方學者的言論發現中國戲曲小說的文學價值。他留學歐洲的成果影響到後來在日本的中國文學研究，也可以說影響到後來在中國的中國文學研究。

## 五、葉德輝

他在德國決意從事中國戲曲小說的研究。那麼，要真的研究中國戲曲小說，應該跟誰學習？鹽谷溫說：

<sup>17</sup> [日] 鹽谷溫：〈星野豐城先生〉，《天馬行空》，同前註，頁 60-61。

在北京，主要學漢語，然後去長沙師從葉德輝先生。學元曲，西廂、琵琶、牡丹亭、燕子箋、長生殿、桃花扇。還有參考了王國維的《曲錄》和《宋元戲曲史》而完成了學位論文《元曲之研究》。<sup>18</sup>

學術研究上，葉德輝和王國維對他來說很重要。鹽谷溫離開萊比錫後，在清國北京住了一年。鹽谷先生寫：

我在北京之間，正如濱尾總長所言，沒有大學可去，沒有老師可從。（中略）因北京不是學問之地，那年冬天負笈去長沙，投身水野師，下榻於雲鶴軒。<sup>19</sup>

鹽谷溫旅途中，在武漢遇到水野梅曉（1877-1949）。水野梅曉勸鹽谷留學在長沙。水野梅曉出生在廣島的佛寺，13歲時出家，然後在上海東亞同文書院讀書。明治37年（1904）在長沙開設僧學堂。鹽谷溫由水野梅曉的介紹師從長沙的葉德輝。<sup>20</sup>

葉德輝（1864-1927），原籍蘇州吳縣。光緒18年（1892）進士。藏書家、刻書家。他以《郎園讀書志》《書林清話》《雙梅影閣叢書》等聞名。葉德輝編輯出版《雙梅影閣叢書》，其中包括《素女經》《玉房秘訣》等房中術的書籍、《青樓集》《板橋雜記》《吳門畫舫錄》等有關青樓、妓女的書籍、還有《燕蘭小譜》《觀劇絕句》等有關戲曲的書籍。《雙梅影閣叢書》中還有《木皮散人鼓詞》，乃用民間的曲藝，鼓詞的形式講述中國歷史的作品。舒位的《乾嘉詩壇點將錄》則將清代乾隆、嘉慶年間活躍的詩人用《水滸傳》一百零八人的排序整理的名次表，如托天王沈歸愚（沈德潛），及時雨袁簡齋（袁枚）之屬。葉德輝又蒐集出版《楊太真外傳》《梅妃外傳》等有關唐玄宗，楊貴妃的小說的《唐開元小說六種》。1915年繆荃孫出版白話小說《京本通俗小說》的第二年就出版《金虜海陵王荒淫》。如此，他不像傳統的文人，不隱諱對通俗文學的關心。清末時期，如果想在中國學習古典戲曲小說，葉德輝應是最理想的老師之一。鹽谷溫說：「師從葉德輝先生，學習了元曲《西廂記》和《琵琶記》，明曲《牡丹亭》和《燕子箋》，清曲《長生殿》和《桃花扇》。」他後來的確出版《西廂記》和《琵琶記》，明曲《牡丹亭》和《燕子箋》，清曲《長生殿》和《桃花扇》的日文翻譯。

<sup>18</sup> [日]鹽谷溫：〈葉德輝先生〉，《天馬行空》，同前註，頁91。

<sup>19</sup> [日]鹽谷溫：〈水野梅曉和尚〉，《天馬行空》，同前註，頁85-86。

<sup>20</sup> 關於葉德輝和鹽谷溫，張晶萍：〈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來往及其日本想像〉，《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176期（2006），頁100-106。蕭伊緋：〈再談鹽谷溫 and 葉德輝〉，《書屋》第5期（2017），頁21-26。

葉德輝的集子裡可見寫給日本學人的詩文，看來他早已和幾個日本人有來往。<sup>21</sup>

◇《觀古堂詩集·歲寒集》

〈日本三君詠〉竹添光鴻、鹽谷時敏（青山）、永井久一郎  
〈亂後重回長沙，喜晤鹽谷節山溫〉

◇《觀古堂詩集·南遊集》

鹽谷時敏〈書南遊集後〉

◇《觀古堂詩集·書空集》

〈日本鹽谷節山溫由湘回國，道經上海，寄懷松崎鶴雄七律二首〉

葉先生和鹽谷先生的關係好像是從他的父親鹽谷青山先生開始的。葉德輝的《歲寒集》有日本三君詠。竹添光鴻是撰寫《左氏會箋》的竹添井井。永井久一郎是永井荷風的父親，他也是漢詩人。葉德輝的《南遊集》出版，鹽谷青山寫了一篇書後。《南遊集》是葉先生在辛亥革命逃難時寫作的集子。

在此要看看葉德輝〈亂後重回長沙，喜晤鹽谷節山溫〉一首：

三年聚首日論文，兩世交情紀與群。  
經苑儒林承舊德，詞山曲海拓新聞。  
載書且喜歸裝富，問字時將秘笈分。  
欲向晚香窺典冊，蓬萊相望隔重雲。<sup>22</sup>

「經苑儒林承舊德，詞山曲海拓新聞」一聯表示傳統漢學世家出身的鹽谷溫開始研究新的研究領域——戲曲小說。尾聯「欲向晚香窺典冊，蓬萊相望隔重雲」。晚香是鹽谷溫的祖父鹽谷篁山的書齋——晚香堂。葉先生說要到日本去看看，但那不容易。清末的時候，鹽谷先生在長沙生活了兩年，這也算是很不容易的事。

鹽谷溫在長沙出版他的父親鹽谷青山的文集《青山文鈔》。《青山文鈔》於明治 37 年（1904）在日本出版。他重新在中國刊印。在長沙出的《青山文鈔》有瞿鴻禨寫的題簽，王闓運的封面題字，王先謙的序和葉德輝的序。他們都是長沙的大儒。末尾有鹽谷溫的跋（明治 44 年（1911 年）7 月）。

鹽谷溫從長沙回國以後，再無機會拜訪葉師德輝。不過，1915 年夏天，鹽谷溫之父，第一高等學校教授，鹽谷青山帶領第一高等學校的學生遊覽中國時，拜訪葉師，「先師為倒

<sup>21</sup> 張晶萍：〈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來往及其日本想像〉，同註 20，頁 100-106。

<sup>22</sup> 葉德輝著、印曉峰點校：《葉德輝詩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 388。

屣喜迎，延留數日，詩酒徵逐，極一時之盛。」<sup>23</sup>又1923年春天，鹽谷溫之長女，鹽谷悅子去長沙拜見葉師，鹽谷溫此時托她呈上《國譯桃花扇》和博士論文《元曲研究》，并請賜批正，乞撰序文。葉德輝為此寫了序文。<sup>24</sup>

後來1927年4月11日葉德輝被革命派槍殺，同年7月11日鹽谷溫他們在東京上野的津梁院召開葉先生的追悼會。此時，鹽谷溫、水野梅曉、諸橋轍次、內野台嶺、後藤朝太郎等人皆出席。<sup>25</sup>在《斯文》雜誌第9卷的8號（1927年8月）登載了鹽谷溫的〈先師葉郎園先生追悼記〉。<sup>26</sup>同年，鹽谷溫自己編印收錄《葉郎園先生追悼錄》和長沙某〈郎園學行記〉的《葉郎園先生追悼錄》。〈先師葉郎園先生追悼記〉中收錄葉德輝寫給鹽谷溫的〈元曲研究序〉。此文不見於葉德輝的文集，也不見於鹽谷溫的著作中。<sup>27</sup>因此，在此收錄如下：

#### 元曲研究序 郎園 葉德輝

鹽谷節山君為名父之子，乃翁青山先生時敏，以能古文辭著稱於時。君承其家教，績學工文。十年前遊學來湘，與松崎柔甫同居，從余問業。柔甫從治小學，君治元曲。二者皆至難之事。海東學者，性好古，尤好學。往時吾國于劇曲多好為之。小學則自宋元以來至有清乾嘉諸儒，始得開闢蠶叢，發明絕學。顧曲于按譜填成劇本外，未有撰為成書。信今傳後者，余治小學四十餘年，頗于文字之中，推見吾國文化遞進之速。曩著六書古微一書，以授柔甫。柔甫望洋，不敢有所論述也。中年好劇曲，家有梨園樂部，擇其子弟秀異者教以崑曲，湘人齒舌重促，語言快直，不知吳歌之宛轉雍容，使人易於傾聽。崑曲既不足以娛樂，乃思著一書，名曰劇史。論列古今戲曲沿革，撰次歷代優人事蹟，輯為小傳，以餉國人。適節山來湘，從問元曲。余書既不就，而以語言不通，風俗不同之故，雖口講指授，多方比喻，終覺情隔，不能深入。蓋以吳音不能移于湘人之口者，而欲以中原之音移于海外，豈非不可信之事哉。幸余家藏曲本甚多。出其重者以授君。君析疑問難，不憚勤求，每當雨雪載途，時時挾冊懷鉛，來寓樓，檢校群籍。君之篤嗜經典，過于及門諸人，知其成就之早，必出及門諸人之右。嘗以馬融謂門人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之語許君。君微哂不讓也。逾二年，君歸國，余避寇居吳門。自是音問稍疏。又逾年，君授博士，以所著支那文學概論寄示。于中學源流考之至為

<sup>23</sup> [日]鹽谷溫：〈先師葉郎園先生追悼記·附記〉，《葉郎園先生追悼錄》（鹽谷溫自印，1927），頁7。

<sup>24</sup> 同前註。

<sup>25</sup> [日]鹽谷溫〈葉郎園追悼會〉，《斯文》第9卷第8號（1927），頁52-53。

<sup>26</sup> [日]鹽谷溫：〈先師葉郎園先生追悼記〉，同前註，頁39-46。

<sup>27</sup> 葉德輝：《郎園北遊文存》中收〈曲學概論序〉。這篇是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問世以後葉德輝為此寫的序。葉德輝：〈曲學概論序〉，《郎園北遊文存》，印曉峰點校《葉德輝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頁127-130。

詳盡，劇曲亦附及之。惜其未為專書成一家之學。辛酉，余北遊京師，君託友人，請序所著元曲書，以為即概論中之一。因撰一序寄之。久未見覆。今年，其女公子悅子遊湘。袖出君所撰元曲研究一冊，索為序文。乃知向所撰成于耳聞，與此全不相應，因留其書閱之。益歎君之博覽鴻通，實近來中東所罕見。書中推論元曲始末及南北異同，莫不縷析條分。探原星宿。幸余書未編定，若較君作，真將覆醬瓿矣。然君書尚有未及者，則歌舞最初之緣起也。歌之始見帝王世紀，載老人擊壤歌，列子引康衢童子謠，其詞頗高簡。而天籟自動，發乎性情。老人童子，心皆無所營求。尤想見其涵濡帝化之樂。舞佾起于巫覡，古者巫咸作巫，以舞降神。其為字象人兩袂舞形。女曰巫。男曰覡。解見許慎說文。然巫止娛神，絕非本事。嘗考說文舛部，舞樂也。用足相背。从舛無聲。(羽之下亡)古文舞。从羽亡，亡無古字通。說文羽部首。鳥長毛也。象形。與舛義頗不相類。竊疑上古之時，人民野處穴居，以禽獸為戲。帝王有作。因之而成樂舞。書臯陶謨，鳥獸踴躍。周禮大司樂疏，引鄭註作鶩鶩云。謂飛鳥走獸。鶩鶩然而舞也。是鳥獸能舞之證。禮樂記云，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鄭註羽翟羽也。旄旄牛尾也。此猶存鳥獸之遺意，又獲雜子女。鄭註獲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是又可證。古有獸舞，而後有人舞，故謂舞始於巫，殆不然矣。君書旁搜博采。幾令余窮於辭，以此補所未詳。或亦先河後海之義。君覽之，得毋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乎。時癸亥季春穀雨，葉德輝序并書。

這是葉德輝為了鹽谷溫的博士論文《元曲之研究》而寫的序。

1927年這一年還有王國維(1877-1927)自殺。收錄〈先師葉邵園先生追悼記〉的《斯文》第9卷的8號(1927年8月)也收錄羅振玉的〈海寧王忠愍公傳〉。

鹽谷溫1912年從國外留學回來後，1919年以《元曲之研究》獲得文學博士學位，那年升教授。還有1919年這一年他出版《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升教授後在帝國大學教了二十年的書，1939年退休。1962年去世。

## 六、鹽谷溫的中國戲曲研究

鹽谷溫的有關戲曲研究的著作如下。

- ◇〈西廂記考(一)(續)〉《東亞研究》2-11, 12 大正1(1912)年11·12月
- ◇〈支那歌曲の沿革〉(一)(二) 《東亞研究》3-5, 6 大正2(1913)年5·6月

- ◇〈南北曲私言〉(一)~(四) 《東亞研究》3-7, 9, 10, 11 大正 2 (1913) 年 7·9·10·11 月
- ◇〈梧桐雨〉 《東亞研究》4-1 大正 3 (1914) 年 4 月
- ◇〈伍員吹簫〉 《東亞研究》4-4, 5 大正 3 (1914) 年 10 月
- ◇《元曲之研究》博士論文 1919 (大正 9)
  
- ◇《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大日本雄辯會 大正 8 (1919) 年 5 月
- ◇《國譯琵琶記》(國譯漢文大成第九卷) 國民文庫刊行會 大正 10 (1921) 年 2 月
- ◇《國譯桃花扇》(國譯漢文大成第十一卷) 同刊行會 大正 11 (1922) 年 12 月
- ◇《國譯長生殿·燕子箋》(國譯漢文大成第十七卷) 同刊行會 大正 12 (1923) 年 7 月
  
- ◇《元曲選》 目黒書店 昭和 15 (1940) 年 4 月
- ◇《西廂記(歌譯)》 昌平堂 昭和 22 (1947) 年 9 月
- ◇《歌譯西廂記》 養徳社 昭和 33 (1958) 年 10 月
  
- ◆善本複製
- ◇《雜劇西游記六卷》(楊東來先生批評萬曆刊本) 斯文會 昭和 3 (1928) 年 2 月
- ◇《新編金童玉女嬌紅記二卷》(宣徳刊本) 九臯會 昭和 3 (1928) 年 12 月
- ◇《橘浦記二卷》(萬曆刊本) 九臯會 昭和 4 (1929) 年 4 月

其中 1919 年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是影響最大，也是他的代表作。其目錄如下：

- ◇上篇
  - 第一章 音韻
  - 第二章 文體
  - 第三章 詩式
  - 第四章 樂府及填詞
- ◇下篇
  - 第五章 戲曲
  - 第六章 小說

此書不是中國文學史，而是整理中國的文學體裁的書。上篇主要是詩和詞。下篇是戲曲和小說。重要內容是詩詞曲等文學體裁的規矩如詩律、詞律、曲律等的文學形式。文學史論著不一定涉及此等基本知識。這可以說是和文學史相補的另一種著作。分上下兩篇，但其一半以上的份量在下篇。第五章戲曲的細節如下：

◇第五章 戲曲

第一節 叙說

第二節 唐宋之古劇

第三節 金之雜劇 搦彈詞 連廂詞

第四節 元之北曲

第五節 明之南曲

如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第二節到第四節概述唐宋以來的戲曲的歷史，然後詳細介紹元雜劇和明清的傳奇。

之前有按時代順序的文學史論著，但按照文學體裁的概論是個論著的新形式。譚正璧的《國學概論講話》（光明書局 1935）等受此書的影響。

20 世紀的有關中國戲曲的研究著作。

◇1913 王國維《宋元戲曲史》

◇1919 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

◇1930 青木正兒《支那近世戲曲史》

◇1940 鹽谷溫《元曲選》

◇1948 吉川幸次郎《元雜劇研究》

◇1951《元曲選釋》（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

20 世紀前半，中國戲曲的研究是一個研究熱點。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是其中很早的著作。

鹽谷溫獲得當時學術支援基金會—啟明會的資助開始臧懋循《元曲選》一百種的日文翻譯工作。1925 年至 1932 年費時七年，完成了一百種的日文翻譯。可惜，這翻譯沒有被刊刻出版而長期藏在鹽谷先生的家。2019 年鹽谷先生的後裔鹽谷健先生將《元曲選》一百種翻譯的原稿和翻譯的底本捐給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

## 七、鹽谷溫的中國小說研究

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第六章是關於小說。其細節如下：

◇第六章 小說

第一節 神話傳說

第二節 兩漢六朝小說

第三節 唐代小說

第四節 譚詞小說

概述從《楚辭》《山海經》等神話傳說到「譚詞小說」的小說作品。「譚詞小說」即白話小說，這說法沿用森槐南《作詩法講話》中的稱呼。《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這本書擁有很多讀者。中國也有翻譯。<sup>28</sup>

◇郭希汾（紹虞）《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中國書局，1921年〈小說〉部分的翻譯）

◇陳彬龢《中國文學概論》（樸社，1926年）

◇君左〈中國小說概論〉（《小說月報》第17卷號外，1927年〈小說〉部分的翻譯）

◇孫良工翻譯《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開明書店，1929年）

可見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其中的小說部分尤其讓中國學界驚訝。

鹽谷溫小說研究的貢獻，除了《支那文學概論講話》中的小說概論，還是第一個發現並介紹馮夢龍〈三言〉版本的人。魯迅於1920年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最早的「中國小說史」課。而1923年、24年根據此講義出版《中國小說史略》。此時〈三言〉的全貌還沒有被窺見。鹽谷溫調查內閣文庫所藏的小說，發現〈三言〉，《古今小說》（《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恆言》的各種版本，1926年發表在《改造》和《斯文》雜誌上。之後，長澤規矩也等他的學生們陸續發現名古屋蓬左文庫所藏的《警世通言》兼善堂本，大連圖書館所藏的《警世通言》等。<sup>29</sup>

鹽谷溫也在內閣文庫發現介紹〈全相平話〉。而把其中的〈三國志〉自己複印出版。狩野先生紀念論文集發表的論文則是介紹〈全相平話〉的第一篇論文。

<sup>28</sup> 黃霖、顧越：〈鹽谷溫的中國小說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9），頁106-113。牟利鋒：〈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1期（2011），頁166-171。

<sup>29</sup> 〔日〕勝山稔：〈〈三言〉〈二拍〉發見者再考〉，《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14號（2009），頁83-92。同：〈〈三言〉の發見及び公表の経緯について—（續）〈三言〉〈二拍〉發見者再考—〉，《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第15號（2010），頁107-124。

鹽谷溫有關小說的論文、翻譯、複製如下：

- ◇〈明の小説「三言」に就て（一）（二）（三）〉《斯文》8-5, 6, 7 大正 15 (1926) 年 5、6、7 月（汪馥泉翻譯《中國文學研究譯叢》北新書局 1930）
- ◇〈明代の通俗短篇小説〉《改造》8-8（孔德月刊第一期 馬廉氏譯載）大正 15 (1926) 年 7 月
- ◇〈全相平話三國志に就て〉《狩野教授還曆記念支那學論叢》昭和 3 (1928) 年 2 月
- ◇《中國小説の研究》養德社 昭和 24 (1949) 年 10 月
- ◇《國譯晉唐小説》（國譯漢文大成第十二卷）國民文庫刊行會 大正 9 (1920) 年
- ◇《國譯剪燈新話・國譯剪燈餘話・國譯宣和遺事》（國譯漢文大成第十三卷）同刊行會 大正 11 (1922) 年

◆善本影印

- ◇《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三國志三卷》（至治刊本）自家 大正 15 (1926) 年 3 月

1920 年代可以說是中國戲曲小說研究很熱門的時代。中國、日本的學術界都關心之前沒人研究的戲曲小說。其中 1919 年刊刻《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鹽谷溫是其中領軍人物之一。1930 年開明書店出了一本汪馥泉翻譯的《中國文學研究譯叢》。這是蒐集當時日本的狩野直喜、鹽谷溫、長澤規矩也、青木正兒、倉石武四郎等的研究俗文學的文章而翻譯。其卷頭文章就是鹽谷溫的《關於明代小説「三言」》。

魯迅（1881-1936）於 1920 年在北京大學講《中國小説史》。1923 年 12 月出版《中國小説史略》上卷（新潮社），1924 年 6 月出版《中國小説史略》下卷（新潮社）。1925 年 9 月 則出北新書局合訂再版本。1931 年 7 月，北新書局出了《中國小説史略》訂正版。其 1930 年 11 月 25 日的題記如下：

回憶講小説史時，距今已垂十載，即印此梗概，亦已在七年之前矣。爾后研治之風，頗益盛大，顯幽燭隱，時亦有聞。如鹽谷節山教授之發見元刊全相平話殘本及“三言”，并加考索，在小説史上，實為大事。<sup>30</sup>

<sup>30</sup> 魯迅：《中國小説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 3。

1930年訂正版出版之前，魯迅看過鹽谷溫的《關於明代小說「三言」》和有關〈全相平話〉的影印本和論文。現在鹽谷先生舊藏的書藏在奈良的天理圖書館的節山文庫。他的藏書中有魯迅《中國小說史略》1929年1月的第五版。鹽谷先生於昭和四年（1929）帝國大學中文科的演習課以《中國小說史略》作閱讀的材料。這是他在這課上使用的本子，其末尾有鹽谷先生的識語：“昭和五年三月七日會讀了 節山”。左邊有參加此課的學生的名字，其中看到有松枝茂夫先生（1905-1995）的名字。全書有鹽谷先生為了上課所做的筆記。<sup>31</sup>

關於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昭和10年（1935），也是鹽谷溫的學生——增田涉（1903-1977）出了全書的翻譯《支那小說史》。增田先生在上海認識魯迅先生。而後，增田先生翻譯小說史的時候常常寫信給魯迅問問題。這問答的信件，現在還在。伊藤漱平、中島利郎編整理出版這魯迅和增田先生的信，《魯迅·增田涉師弟答問集》（汲古書院，1986年）。如增田問《水滸傳》的「花槍」是什麼，魯迅畫畫回答。魯迅的回答都是日文。

另外，天理圖書館的節山文庫存有魯迅送給鹽谷溫的《中國小說史略》，並有魯迅「敬呈 節山先生教正 魯迅 五月十七日」的字跡。不知道鹽谷先生是否直接見過魯迅先生。但，通過他的學生，他們應該有聯繫，推測關係應該很好的。

## 八、鹽谷先生的接班人 倉石武四郎

鹽谷溫於昭和14年（1939）從東京帝國大學退休。接班人是昭和15年（1940）上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的倉石武四郎（1897-1975）。倉石武四郎是新瀉縣人。倉石武四郎的略歷如下：

- 1897（明治30）年 出生
- 1915（大正4）年 第一高等學校入學
- 1921（大正10）年 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支那文學科畢業
- 1922（大正11）年 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退學
- 1922（大正11）年 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入學
- 1926（大正15）年 京都帝國大學文學部講師
- 1927（昭和2）年 京都帝國大學助教授
- 1928（昭和3）年 在外研究 中國（至1930年8月）
- 1939（昭和14） 文學博士
- 1939（昭和14） 京都帝國大學教授

<sup>31</sup> [日]伊藤漱平：〈鹽谷溫博士の書き入れ本《中國小說史略》をめぐって——《中國小說史略》邦譯史話斷章〉，《伊藤漱平著作集V》（東京：汲古書院，2010），頁85-116。

- 1940（昭和 15）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兼任  
 1949（昭和 24） 東京大學教授專任  
 1958（昭和 33） 退休  
 1975（昭和 50） 逝世

倉石先生也是第一高等學校，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學歷。他在一高的時候上鹽谷先生的父親青山先生的課，也參加青山先生在家中舉行的讀書會。

他一直在東京帝大讀書。可是，他念大學院的時候離開東京，而去京都上京都帝國大學的大學院，師從狩野直喜。我可想像那時候鹽谷先生應該很失望。

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的倉石文庫裡有鹽谷先生贈送給倉石先生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其扉頁有鹽谷先生的識語。

士桓仁弟 惠存

己未夏與士桓游佐原寓於伊能氏日夜駢案讀書真天下之樂事也。適拙著第一本接到批閱快甚即贈此以分喜

六月二日 節山

據此可知，鹽谷先生將剛收到的第一本送給倉石先生。可見鹽谷先生對倉石先生的青睞。另外，上述在長沙出版的《青山文鈔》也藏於倉石文庫，封面也有鹽谷先生的題字。

士桓仁弟 閱存 節山

此書余在湘時所付刷印也。當時余從煥翁受元曲句讀，歸朝後，專用心於此，數年始著元曲研究而士桓助力居多云

大正己未晚歲

大正己未即大正 8 年（1919），此時倉石武四郎是本科的學生。鹽谷先生寫作博士論文的時候，倉石先生曾協助過他。此書是那時候贈送給他的，可知鹽谷先生很早就青睞倉石先生的。也可看到鹽谷先生對葉先生的感情。

倉石先生離開東京後，一直在京都讀書。他在京都帝大擔任講師、助教授。1939 年取得文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是《段茂堂之音學》。他的專業是經學，主要是清朝漢學。這意義上是繼承了島田重禮、狩野直喜的學統。1939 年升為京都帝國大學教授。

然後東京的鹽谷先生於 1939 年退休。1940 年起，倉石先生兼任東京帝國大學的教授。大約十年間，他兼任東京和京都的中國文學的教授，兩邊上課。這是戰爭時期，交通都很不方便的時候。他來往東京和京都之間上課。倉石先生 1958 年退休，1975 年去世。倉石先

生的著作，現在在中國出版的有兩種。

◇倉石武四郎著；榮新江、朱玉麒輯注：《倉石武四郎中國留學記》（中華書局，2002年）

◇倉石武四郎講述；杜軼文譯：《日本中國學之發展》（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

倉石先生的學問很廣，俗文學方面也有著作。有關中國語教育方面的貢獻也很大。以前日本人讀中文的書，都是用所謂的訓讀的方法念。鹽谷先生也基本上用訓讀的方法念中國文學作品。可是，倉石先生主張：如果學英國文學，要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一定要先學現在的英文然後讀他的作品。日本的訓讀是很好的發明，可是，不懂中文的人要讀中文書，倉石先生以為是奇怪、不自然的現象。因此，他用我們讀英國文學、法國文學那樣的方法途徑讀中國文學的作品，大力提倡中文教育。

原來他這想法是從京都的青木正兒先生（1887-1964）來的。倉石先生說，他作為東大學生的時期讀了青木先生的一篇文章，是一篇提倡中文直讀的文章。讀了這篇文章後，倉石先生離開東京而去了京都。這方面他出了不少中文的教科書、辭典。他主持了中文教室。1951年創辦中國語講習會。然後這講習會發展為日中學院。這日中學院現在還在。

現在我們在中文系上課，讀中文的文章的時候，先用中文念一遍，然後解釋翻譯。其實這是倉石先生以來的方法。倉石武四郎反對漢文訓讀式的讀法。倉石在東大上任時，把鹽谷溫他們所編的《國譯漢文大成》一套藏在倉庫裡而不讓學生看。

## 九、小結

如上所見，明治末至昭和初年，鹽谷溫確實領導東京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他也影響到中國的學術界。增田涉、松枝茂夫、竹內好（1910-1977）、武田泰淳（1912-1976）等當時的東大支那文學科的畢業生都是鹽谷溫的授業生。又，據說芥川龍之介（1892-1927）、川端康成（1899-1972）是東京帝國大學的鹽谷溫的課熱心的聽講者。<sup>32</sup>

接鹽谷溫的班的倉石武四郎受了鹽谷溫的青睞，不過，他離開東京去京都師從狩野直喜。之後，倉石一直在京都積累研究成果，擔任京都帝國大學的助教授、教授。倉石可謂屬於廣義的「京都學派」。倉石的接班意味著鹽谷溫的「東京學派」的結束，東大的中國文

<sup>32</sup> [日] 篠崎美生子・田中靖彦・楊志輝・林颯君・庄司達也：〈芥川龍之介聽講ノ一ト「支那戲曲講義 塩谷温助教授」翻刻〉，《惠泉女学園大学紀要》第29號（2017），頁147-180。[日] 篠崎美生子・田中靖彦・楊志輝・林颯君・庄司達也：〈芥川龍之介聽講ノ一ト「支那戲曲講義 塩谷温助教授」翻刻（2）〉，《惠泉女学園大学紀要》第30號（2018），頁187-222。周閱：〈川端康成《竹葉舟》的中國文學淵源〉，《外國文學評論》第4期（2007），頁116-122。

學科繼承了「京都學派」的學問。

鹽谷溫在某種意義上是「愛國主義者」。他的詩文集《節山先生詩文鈔》中收錄了他接到日本天皇向英美各國宣戰的詔敕時所作的《拜讀宣戰大詔，不勝感激，賦檄國民》：

正是國家危急秋，至尊宣戰討仇讎。皇民一億心如鐵，不滅米英死不休<sup>33</sup>

日本「漢詩」的一個潮流則歌詠忠君愛國的心情。如江戶幕府末期的梅田雲濱《訣別》詩：

妻臥病床兒叫飢，挺身直欲當戎夷。今朝死別與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

鹽谷溫上了森槐南的課而對《西廂記》等中國戲曲小說感到興趣。森槐南的父親森春濤所作的漢詩則不講政治、少講忠君愛國。鹽谷溫雖學術上接受森槐南的影響，但他所作漢詩的境界不一定跟森春濤、槐南父子的方向一致。<sup>34</sup>

由於戰敗以前的發言和行動，二戰後的鹽谷溫不再受到重視。鹽谷溫寫的《孤松庵記》裡可以窺見他二戰後的性情如下：

夫人之在世，雖為期短，亦不能無榮枯盛衰，蓋有命焉。但智者不惑，仁者不憂，所以全其命也。如余生於明治之盛世，賴太平之惠澤與父祖之餘蔭，歷仕三朝，為大學教授，叨辱天恩，進講經筵，極儒臣之榮。一旦遇陽九，皇國傾覆，家燒財失，流寓他鄉，悲嘆窮廬，貧苦交加。況且忽遭新喪，內助無人，可謂命窮矣。然齡超古稀，身體猶健，守拙安分，文章報國，斃而後已。顧念輓近，思想急變，曰民主，曰共產，人情輕儇，道義掃地。不及今講挽回之策，則後世子孫，殆將至不知仁義忠孝之為何物。可不畏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當是時，為中流之底柱，回狂瀾於既倒者，固有其人，非余之所與知也。又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嗚呼，余雖不敏，請事斯語矣。乃作孤松庵記，以自勵晚節。<sup>35</sup>

文中的「忽遭新喪」，指的是 1948 年他的夫人的逝世。由於倉石先生的到任，東京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的學術風氣改變了。加之，日本的戰敗，鹽谷先生的晚年或許可以說不全然圓滿。可是，東京大學的中國文學科，前野直彬（《聊齋志異》研究）、伊藤漱平（《紅樓

<sup>33</sup> [日] 鹽谷溫：《節山先生詩文鈔》（鹽谷節山先生八十壽賀紀念會，1957），頁 15b。

<sup>34</sup> 鹽谷溫的臺灣行及他的政治傾向，參蔡祝青：〈鹽谷溫來臺講學考述——兼論其文學史論述的建構與增衍〉，《臺大中文學報》第 68 期（2020），頁 91-142。

<sup>35</sup> [日] 鹽谷溫：《節山先生詩文鈔》，同註 33，頁 12b-13a。

夢》研究）、尾上兼英（小說研究）、竹田晃（文言小說研究）、田仲一成（戲劇研究）、傳田章（元曲研究）等中國戲曲小說的專家陸續輩出，這可謂鹽谷溫開拓的學術領域承續不斷。鹽谷溫直接的學生，九州大學名譽教授目加田誠先生（1904-1994，晚年被選為日本學士院會員），他的 1929 年的畢業論文的題目是《支那戲曲小說史上に於ける西遊記の發展》，此事亦可表示當時研究室的研究方向。<sup>36</sup>

---

<sup>36</sup> 〔日〕目加田誠：〈鹽谷先生のお講義の思い出〉，《東京支那學報》第 9 號（1963），頁 37-39。

## 引用書目

### 一、近人論著

- 王人恩：〈《補春天》傳奇新考〉，《文學遺產》第6期，1996年。
- 王學玲：〈香奩情種與絕句一家—陳文述及其作品在日本明治時期的接受與演繹〉，《東華漢學》第15期，2012年。
- 仝婉澄：〈從森槐南到狩野直喜、鹽谷溫的中國戲曲研究〉，《中央戲劇學院學報 戲劇》總第160期，2015年。
- 左鵬軍：〈日本戲曲家森槐南傳奇二種考論〉，《文學遺產》第5期，2013年。
- 牟利鋒：〈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在中國的傳播〉，《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第11期，2011年。
- 周閱：〈川端康成《竹葉舟》的中國文學淵源〉，《外國文學評論》第4期，2007年。
- 張伯偉：〈關於《補春天》傳奇的作者及其內容〉，《文學遺產》第4期，1997年。
- 張晶萍：〈葉德輝與日本學者的來往及其日本想像〉，《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總第176期，2006年。
- 黃霖、顧越：〈鹽谷溫的中國小說研究〉，《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1999年。
- 葉德輝：《葉德輝文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葉德輝詩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蔡祝青：〈鹽谷溫來臺講學考述——兼論其文學史論述的建構與增衍〉，《臺大中文學報》第68期，2020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 蕭伊緋：〈再談鹽谷溫和葉德輝〉，《書屋》第5期，2017年。
- 譚皓：〈日本留學生鹽谷溫來華留學考略〉，《日語學習與研究》總第201期，2019年。
- 〔日〕〈鹽谷節山先生年譜〉，《東京支那學報》第9號，1963年。
- 〔日〕伊藤漱平：〈鹽谷溫博士の書き入れ本《中國小說史略》をめぐって——《中國小說史略》邦譯史話斷章〉，《伊藤漱平著作集V》汲古書院，2010年。
- 〔日〕溝部良惠：〈森槐南の中國小說史研究について 唐代以前を中心に〉，《慶應義塾大學日吉紀要 中國研究》第1號，2008年。
- 〔日〕三木清：《讀書と人生》，東京：新潮社新潮文庫，1974年。
- 〔日〕篠崎美生子、田中靖彦、楊志輝、林颯君、庄司達也：〈芥川龍之介聽講ノート「支那戲曲講義 塩谷温助教授」翻刻（2）〉，《惠泉女学園大学紀要》第30號，2018年。
- ：〈芥川龍之介聽講ノート「支那戲曲講義 塩谷温助教授」翻刻〉，《惠泉女学園大学紀要》第29號，2017年。

- 〔日〕勝山稔：〈〈三言〉〈二拍〉發見者再考〉，《中國古典小説研究》第14號，2009年。  
——：〈〈三言〉の發見及び公表の經緯について—（續）〈三言〉〈二拍〉發見者再考—〉  
《中國古典小説研究》第15號，2010年。
- 〔日〕松尾展成：〈ザクセンにおける日本人（2）〉，《岡山大學經濟學會雜誌》第30卷第1期，1988年。
- 〔日〕青木正兒：〈狩野君山先生と元曲と私〉，《青木正兒全集》，東京：春秋社，1970年。
- 〔日〕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東京大學百年史 部局史一》第二編文學部，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6年。
- 〔日〕日野俊彦：《森春濤の基礎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13年。
- 〔日〕入谷仙介：《近代文學としての明治漢詩》，東京：研文出版，2006年新版。
- 〔日〕目加田誠：〈鹽谷先生のお講義の想い出〉，《東京支那學報》第9號，1963年。
- 〔日〕鹽谷溫：〈西廂記考〉，《東亞研究》第2卷第11號，1912年。  
——：〈先師葉郎園先生追悼記・附記〉，《葉郎園先生追悼錄》，鹽谷溫自印，1927年。  
——：〈先師葉郎園先生追悼記〉，《斯文》第9卷第8號，1927年。  
——：〈遊學漫言〉，《東亞研究》第2卷第11號，1912年。  
——：《王道は東より》，東京：弘道館，1934年。  
——：《節山先生詩文鈔》，東京：鹽谷節山先生八十壽賀紀念會，1957年。  
——：《天馬行空》，東京：日本加除出版，1956年。

# Shionoya On's Researches on Chinese Drama and Fiction

Oki, Yasushi\*

## Abstract

Shionoya On (1878-1962) came from a distinguished family of scholars of Chinese classical studies. While studying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he took the class taught by Mori Kainan and became interested in Chinese drama and fiction. In 1906, he became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okyo Imperial University. From 1906 to 1909, he studied in Germany, where he learned that drama and fiction held a prominent position in the studies of literature in Europe. From 1909 to 1912, he stayed in China and studied Chinese drama under Ye Dehui in Changsha. In 1919 he published *The Outline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 first research work in this field organized according to the literary genres, including poetry, drama and fiction. Several translations of this book appeared in China. His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included the rediscovery and study of *Completely Illustrated Pinghua* and *Three Collections of Vernacular Stories* (*San yan*).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he brought up the next generation of scholars. Famous authors, Akutagawa Ryunosuke and Kawabata Yasunari also listened to his lectures with big interest.

**Keywords :** Shionoya On, Mori Kainan, Ye Dehui, *The West Wing*, *Three Collections of Vernacular Stories*

---

\*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 on Asia, University of Tokyo.